

TUYINGYUWUQIONGHUA

王辉 著



秃鷹與無窮花

——美韩访问杂记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市场活水润美国

★ 北美来鸿二题

★ 赤脚、裸体及其他

★ 高级“上山下乡”

★ “匹马单枪”的启示

★ 面对“最高女性”

秃鷹與無窮花

——美韩访问杂记



王辉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秃鹰与无穷花
——美韩访闻杂记
王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市宁河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8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01—01661—X/I·61 定价:4.00 元

前 记

敬献给读者诸君的是我近年访问美国和韩国所写的随笔。

人生的经历常常变化莫测，福祸无知，难怪哲人维特根斯坦氏要提出这个箴言：“我的理想是沉静”。可是我却沉静不下来，在我年逾花甲的时候，竟只身一人进行了里程最长、节奏最快的旅行。1992年初春，我第三次踏上美利坚国土，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先后到圣地亚哥、北卡罗莱纳、巴尔的摩、波士顿、锡拉丘兹、芝加哥、盐湖城、旧金山，途经东京到香港后返回。从春光旖旎的海岸到冰封雪覆的深山，一个多月经历了暖流与寒潮的轮换。同年深秋，我又飞到汉城，走遍西北海岸，来到了南北分界的板门店。“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途”。万万没有想到，在1990年、1992年两次出访的路程，比前60年之和还要多得多。

记得年轻时投身革命，在天津冲出围城，可

是不久随着天津的解放又回来了，象鲁迅小说中讲的：“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了，但是飞了一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很可怜。”我现在是不是还是个“蜂子”或“蝇子”？虽然飞了一大圈，可是又“停在原地点”。

“人，没有多大意思，跑来跑去，不知为了什么？”这是我在美国的一位忘年交 B 君回大陆探亲返回美国后来信中讲的。

我读后感到怅然、茫然，跑来跑去到底为了什么？

我似乎在追求什么。记得《旧约·创世纪》上有一段经文，说那位全能的上帝在造物之后，用手掸掸身上的风尘，“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每当我登上机舱，凭窗远眺，只觉得日常的一切纷扰、烦恼、愤闷、忧寂都在天光暮色中烟消云散。宇宙的广袤悠邈，历史的诡谲荒诞，造物的瑰丽多姿，人事的变幻无常、荣枯成败、悲欢跌宕……统统都化作一片澄明。这时蓦然悟到，那位生存得最有价值的上帝也不过满足于有“白天”，有“晚上”。这白天、晚上不就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么，这最深刻也是最简单的人生价值，不就在这短短的箴言里：生命只

是行进；生命的价值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要让生命发光，就当进入那大平凡，进入这更高、更深、更远、更博大的境界。心灵有所属，心思有所注，有所向往，有所追求，有所获得，这就是那大平凡，“上帝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我们这些凡人不就是这心满意足的上帝么！

人生就是追求，追求是希望和憧憬，也是痛苦和艰辛，这就是我的日子。我过了大半生平实细碎的日子，一切都是那样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以致于偶然一次异域奔波，在极度平静的生命之水中掀起了波澜，展示一种希望，标示一种境遇。在异域所接触到的人、物、情、景，那千种色彩、万般情态，诱发了我心理上的原始冲动；这拨动心灵的悸动，令我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悟，用观念、意识、欲望、动机、情感一系列链环连结起来，在心里自然地流泻出来……因为访韩的时间较短，所见有限，许多细微处未得深究。正如唐代打油郎、个体户诗人张打油咏雪诗所道：“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我想不深究其它，只写我所见真切的这“黑窟窿”，也当能与谋求现代化的国人有所借鉴。于是我就写了。这就是我继第一本访美杂记《小脚女人与波音

747》之后，第二本美韩访问杂记的由来。

“落日心犹壮”。我仍在日子中追求，虽其平凡，但自信不会失落。正象我的忘年交D以《人生第六个十年的拥有》为题给我的赠诗所写的：

年龄是财富

当我感受到父亲的血在我身体里

沸腾时

我不再惧怕

衰老

时光是画笔

当我惊叹夕阳在最后一抹才如此

灿烂时

我不再惋惜

黄昏

该拥有的您已经拥有

再追求时您不会失落

作者于天津佟楼

1993年6月22日夜

目 录

前记

- 冲刺 (1)
- 心中有个小生命 (5)
- 我收下五分钱 (8)
- 一谈钟情 (11)
- 献上一份爱 (14)
- 真真假假 (17)
- 简朴是福 (20)
- 接受生活 (24)
- 创痕无痕 (27)
- 人生三角形 (30)
- 寻觅空间 (33)
- 这说明什么 (36)
- 走向痛苦 (39)
- 这才是硬功夫 (42)
- 我的生意梦 (45)
- 要有点“残酷” (48)
- 如歌追求 (51)
- 天然旨趣 (54)
- 绿色永驻 (57)

女专栏作家	(61)
不占父母便宜	(64)
不占子女便宜	(67)
说声对不起	(71)
红衣女	(74)
赤脚、裸体及其它	(77)
儿子变了	(80)
北美来鸿二题	(84)
访退休者之家	(88)
市场活水润美国	(92)
高级“上山下乡”	(99)
“匹马单枪”的启示	(107)
会社主义	(112)
红杏出墙	(116)
简约繁丰	(119)
脸皮要厚	(122)
能伸能屈	(125)
面对“最高女性”	(128)
无竞争王国的君主	(132)
说不尽的金瓶梅	(136)
弘报担当官	(140)
环球同凉热	(144)
圆佛教	(148)

红颜只相亲.....	(153)
话说形象.....	(157)
后记.....	(161)
作者自拟小传.....	(164)

冲刺

生命流程绵漫而又平淡。我有生以来，已经过了 61 个春节，都未离开过天津。1948 年在地下学运中从天津撤出，岂料平津战役那样神速，春节前又随军回来。万万没有想到今年春节前夕，我只身飞到地球那一边——美国南加州圣地亚哥市。

当我乘民航从大连出关时，验关人员看了我的护照，不解地说：“你为什么在春节前出国呢？”我听后心里一震：这是我第三次访美，何苦呢？

我到达东京后，转乘美航飞旧金山入境，4 个小时后再换机飞圣地亚哥。我的同事 D 去旧金山机场接我。她说，明天是春节，你如果不走，明晚一起到唐人街看看过春节的盛况多好！我听后心里一沉：按照计划我在一个月内要从南

到北、从西到东转乘十几次飞机、马不停蹄地访问 8 所大学，讲演稿还未完全准备好……哪有什么心绪过春节呢！

抵达加里佛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第二天，我就扛着沉甸甸的脑袋，带着时差的困扰，开始了学术交流活动。当天晚上，社会学教授马德森邀我到他家过除夕。真没有想到，在马德森教授家里，围餐桌而坐的竟是 4 个不同民族的人。马德森教授是丹麦人，他夫人是意大利人，养女是韩国人，加上我这个中国人。晚宴十分简单。饭前喝了杯德国啤酒，吃饭时喝一点法国红葡萄酒，每人一盘意大利面条，外加一点面包、黄油、生菜。多元民族组成一个家庭，这种家庭文化怪有意思的。

马德森的家庭与我的家庭有没有共同点呢？说来说去找到了。马德森夫人问我的家庭成员，我告诉她我的夫人，还有 3 个女儿和 3 个外孙女，除了我以外都是女性。马德森夫人说她家也是这样，她和女儿，还有一只狗和一只猫，都是女性。其实这不是笑话，西方人常常将宠物作为家庭成员。我逗引那只老猫，它却大模大样，置若罔闻。马德森夫人解释说，那猫儿已经是 13 岁高龄，性格孤僻，除了马德森夫人以外，对

谁都不愿理睬。

除夕在马德森家的欢笑中很快逝去，我拖着疲惫的步履回到别墅式的旅馆。我何苦这样拚命奔波呢？这个念头在心中总是挥之不去。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忘年交来美后给我写的信，有一段话是：“我好象站在山谷里，前面是神秘的大山，后面是我生活的村庄，大山是神秘的，我要经受艰辛、痛苦才能去探险，村庄是温馨、舒适的，但平静得让人无法忍受。我想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站在这样的山谷中，没有大山的探险就没有村庄的温馨；没有村庄的渴望，也就没有归属。不同的只是青年人更多一些浪漫，更期待着探险，而老年人更多渴望归属。但谁都无法走出山谷……”是的，我就是在既渴望归属又期待探险的矛盾心理中来美国访问的。

时差在作怪，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索性起来，拉开大窗帘，但见清柔得如水似波的月辉几乎撒满卧室，思绪在万籁俱寂中倏然一亮：还是要去探险！去领略如诗如画的情景，体验酸甜苦辣的人生……

我记得大诗人歌德的《浮士德》中有这样的名句：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不断新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在生命流程将要到达终点时，为了开拓生活和自由，值得再来一次冲刺！

(原载 1992 年 5 月 10 日《今晚报》)

心中有个小小生命

在我抵达巴尔的摩的当天晚上，我的同行社会学家莫雷尼先生和夫人在一家墨西哥餐馆宴请我。几年不见，可是象昨天才见过一样：莫雷尼先生不见老，黝黑的脸，不苟言笑，诚以待人；莫雷尼夫人更显得年轻，白皙的脸，热情爽朗，依然那样柔媚动人；唯独我那脸上皱纹、头上白发与日俱增。

莫雷尼夫人向我绘声绘色地讲了她的野兔。4年前，她从农村的母亲那里带来一只小野兔，小得象只老鼠，她用牛奶一滴滴地喂它长大，如今已是“兔到中年”了。有时她回家不见小兔，急得到处找，原来乖兔躲到沙发底下了。有时她弹钢琴，小兔在旁竖摇着耳朵欣赏……

小野兔的趣闻蓦地伴随着倒流的时光将我带回到50年前的少年。我在天津丁字坑一带游

泳时，一次捉来几条将要成蛙的大蝌蚪，养在水缸里，几天之内就生出前肢和后肢，脱掉尾巴，变成小青蛙。有两只成活了，一只浅绿色，一只深绿色。我将一块砖放在水缸中，供它们栖息。抓只活苍蝇扔到水中，它们一跃而吞掉，真有意思。我不忍将两个小生命囚死在水缸中，终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带回它们的故乡丁字坑。

第二天晚上，莫雷尼先生和夫人举行家宴，请我和几对美国夫妇去作客。莫雷尼夫人在饭前为客人演奏钢琴时，小野兔出来了，可能因为房里人多，很快又溜走了。正在吃饭的时候，莫雷尼夫人悄悄把我拉到客厅看看小野兔。她用极细极柔的富有音乐感的声调对兔儿说：“小兔，你怎么样呀！”兔儿听着，两只耳朵一动。我不知兔儿懂不懂，但我知道那狗能懂一两句简单的英语。有一次我在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作客，那狗扑到我身边想同我亲昵一番，我有点紧张，主人忙喊“去”(Go)！它乖乖走开了。还有一次那狗在院里叫，主人喊一声“安静”(Quiet)！它立刻停下来。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与社会相互作用研究中心的调查，与可爱的小动物为伴，能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使心情愉快，有益于健康

长寿。一些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通过接触小动物，能转移他们对疾病的注意力；当看到小动物活蹦乱跳、生命力极其旺盛时，会使他们增加平衡感和安全感，并增强生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

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我不知道。不过我从纽约《世界日报》一篇散文的记述中得到了感悟，文中写到：“我在客厅里摆了大大小小的近 20 盆的植物，晚上睡觉前搬到院子里淌露水，早上上班前再搬进屋里。每晚更是一株株的端详，每当看到有一棵小芽冒出，或是又有一小嫩叶长出，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就仿佛又看到了一个小生命的出生、成长，而禁不住由内心发出对‘生’的礼赞！”

是啊！心中有个小生命，生命之灯长明，生命之花长开，生命之河川流不息！

（原载 1992 年 5 月 14 日《今晚报》）